

父亲的两条扁担

□ 常捍江

“麻绳是知己，扁担是相识，一年三百六十回，不曾一日闲”——我读明散曲不多，读过就忘。因为，我只想尝尝鲜，开开眼界，拓展思路。没有想要当饭吃，想要增肥增壮的心思。但其中《醉太平·挑担》，我只读过一次，就牢牢记住。原因简单：父亲有麻绳，有扁担。

这样说，似有一点不合适。父亲不是《醉太平·挑担》中所描述的那种职业挑担者。而是中国北方山区农村，一位农民。山区农民，敦厚，吃苦，勤劳，一年到头，其实不比职业挑担者挑得少。比如，春天要肩挑各种牲畜粪，人粪，往村外山田野间送；夏天，有人家要修房，垒院墙，要用一根扁担，两只箩头，从村外土崖下，或采石场，往村里担黄土、石头；秋天要从山田野间，往村头打谷场担谷，担夜麦，担黑豆，担黄豆，担荞麦，担玉米棒子。居多的是担山药蛋。不过，除山药蛋外，其他作物，都是带秸秆往回担。收割时，先用草绳，把收割倒的各类作物，带秸秆捆成小捆，然后再用麻绳，把小捆合并，捆成两大捆。中间插一根扁担，挑在肩头，往村头打谷场里担；冬天，各家各户要取暖，要到十几里外煤窑沟，往村里担煤炭。或者到几里外后山梁树林里，往回担松树枝，柏树枝。再比如，一年到头吃水，要从一里外山沟底往村里打水。用木水桶，也用铁皮水桶。铁皮水桶比木水桶轻便，每次打水，要少担七八斤。

得简述一下父亲在这件事上，变革性功劳。父亲其实是一个抗战老兵。一九二四年出生，一九四一年参加八路军，一九六二年因伤病提前退休，回山区老家养伤病。说是伤病，也就是一个耳聋。聋到近在咫尺，放大炮仗，啪一声，听不见。再啪一声，还是听不见。父亲说，是在一次伏击日寇战斗中，被炮

弹震聋的。

父亲退休那天，拖带一家老小，及各种箱包行李，从省城郊区一个县城，回几百里外老家山村。晓得老人家要赶几头毛驴，到六十多里外，老家在那个县城接我们一家人回村。也晓得老人家吃水，要到山沟底打水。就捎带两只铁皮水桶带在身边。那是老人家第一次见到铁皮水桶。两只铁皮水桶，像长了腿，长了翅膀，在山村里高速游走，飞翔。刚才还在张家呢，转眼就到了李家。一忽闪，又到王家了——老人家争抢着用那两只铁皮水桶打水。父亲倒很少能见到铁皮水桶。父亲从不为此烦恼。用不上铁皮水桶，就借用别家木水桶。木水桶因长期闲置，木片萎缩，担上一担水，一路淋漓滴滴漏水。回村了，水也漏得只剩下两半桶了。父亲因此倒特别珍爱木水桶，常让木水桶里存一点清凉水。

跑题了。我不是要说铁皮水桶。是要说父亲有麻绳，有扁担，是一个敦厚，吃苦，勤劳的挑担者。得解释一下，明散曲《醉太平·挑担》里所描述的职业挑担者，和父亲这种样式的山村挑担者，是有些区别。明散曲《醉太平·挑担》里所描述的职业挑担者，扁担一条，四尺有余，竹片型。两条麻绳，用时，展开。不用时，结束成团，挑在扁担一端。父亲这种样式的山村挑担者，扁担两条，一长一短。长的，不过八尺。短的，不过五尺。长扁担：半片木质型，榉木，柳木，榉木，都行。以榉木，榉木最佳。无论什么木，都是两端尖尖，戴尖尖铁帽。收秋时节，把早已用草绳捆成小捆，带秸秆，谷，夜麦等等，合并小捆，捆成两大捆。用戴尖尖铁帽扁担，插进左一大捆里，然后扛上肩头，把扁担尖尖铁帽再插进右一大捆里。正式挑上肩头，颤悠悠回村。

老家山村至今流传一个故事：那年秋，父亲随一村农业社社员，到野外收麦地里往村中担带秸秆夜麦。父亲同其他社员一样，把十六小捆带秸秆夜麦，捆成两大捆。举起长长扁担，正要把戴尖尖铁帽扁担尖，往一大捆带秸秆夜麦里插。就听见生产队长吆喝说，就剩下八小捆了，你多担四小捆，我多担四小捆，这座山梁上就没麦了。就不用浪费人工再来这边了。是站在父亲耳朵跟前吆喝。父亲一愣怔，看见四小捆带秸秆夜麦摆在脚下，确定没听错。生产队长正提拎四小捆带秸秆夜麦，往他捆好的两大捆带秸秆夜麦捆跟前走。其余社员，已肩挑重担，颤悠悠悠走远。父亲二话没说，把四小捆带秸秆夜麦，重新捆进两个大捆里。举起长长扁担，把尖尖铁帽往左一大捆里插。父亲精瘦，个小，带秸秆夜麦捆齐胸高，得一跳一跳，借用身体重量往里插。插得整个身子大颤摇。插进去一端，蹲下，龇牙，闭眼。用肩、臂，把扁担连带一大捆带秸秆夜麦扛起。扛到右一捆带秸秆夜麦捆跟前，把扁担像一朵大蘑菇一般竖起来，蹲下，双手一上一下捉紧扁担，突然举起大蘑菇——整个身体颤摇，颤摇，像随时会跌倒。借用头顶上一大捆带秸秆夜麦重量，往右一捆带秸秆夜麦大捆里插戴尖尖铁帽扁担。父亲担起两大捆带秸秆夜麦，明显吃力。本来是要往前走，却倒退了两步。待站稳脚跟，才重新往前走。生产队长站在旁边说，担得动吗？父亲没听见，从生产队长身边走过。回到村头打谷场里，生产队长和人夸赞说，那老汉有力气。近二百斤重担子，竟担回村来了。立刻就有有人反驳说，八九十斤重一个人，什么有力气，是那老汉舍得发力气。父亲退休，把全家人户口，由城市户口转农村户口。只有参加生产队劳动，才有资格向生

产队领口粮。不然，每月得进县城一次，从粮食局粮油门市往回买一家人口粮。

再说短扁担，同样是以榉木，榉木最佳。两端各垂挂一串铁链式挂钩。用挂钩勾住水桶或箩头横梁，担水，担土，担石头，担山药蛋。噢，这种扁担，只要去掉扁担两端悬挂的铁链式挂钩，再配上两条结束成团的粗麻绳，与明散曲《醉太平·挑担》里所描述的职业挑担者所使用的扁担就完全一样了。比如，父亲步行六十多里山路，进县城买猪娃、买煤油、买其它生活用品，就是把短扁担去掉铁链式挂钩，配两根粗麻绳，把乱蹦乱跳，还吱吱呀呀乱叫的猪娃，放进有几个破洞，透气好的一条毛线口袋里。用麻绳捆牢靠，挂在扁担一端。把装煤油的瓶子，小壶，和其它生活用品，放进另一条轻薄的布袋里，用麻绳捆牢靠，挂在扁担另一端。然后挑在肩头，步行回家。那時候，老家到县城，不通车，不通电。家家晚上点煤油灯。那一年，一个周日，父亲肩扛短扁担，一身汗，走进我寝室。我在县城读高中，正独自在寝室里做作业。那几年父亲进县城，挑周日。周日同学们各回各家，学生宿舍就我一人——能和我同住。父亲顾不上休息，就要我随他上街。正逢集日，父亲要到集市上买猪娃。五十几岁老人，身材本来瘦小，更瘦小。集市上人多，我稍缓慢，漫漫人海，就把父亲淹没。是父亲肩头的扁担救了我。扁担顶端，两根打结了活结的粗麻绳，一面旗帜模样，一摇一晃，召唤我。

父亲一口气买四只猪娃。我冲父亲耳根惊叫说，买这么多！父亲说：你四婶家让捎一只，你——我不等父亲说完，就发脾气吼叫说，爬山过沟，你担得动吗？父亲不吭声，要我帮他毛线口袋里张开口。猪娃挣扎，嚎叫，父亲被挣扎到手抖。笑说，这一回可买到好猪娃了，一只足足十斤重。你妈，你婶儿们，一定都高兴。我再次吼叫说，六十几里山路呢。父亲又不吭声了。我带怨气看父亲。父亲已不是敦厚，吃苦，勤劳。是被日常弄得痴憨了。

——父亲过世已多年，但使用过的一长一短两条扁担，仍在老家老窑里保存着。

明散曲《醉太平·挑担》，今辈子，我注定是忘不掉了。

老小区新变化

□ 郑石平

今年离石城区老旧小区改造基本成型，周末假日，商场菜市场到处逛逛，茶余饭后，老街老巷随处走走，你会发现，崎岖不平的老旧路平坦舒缓了；狭窄破败的老胡同宽敞整洁了。老旧小区内一幢幢步履楼崭新挺立，高端大气的外观令人耳目一新。

二十多年前我来到这座城市，当时还没有高层，小区多是五层以内的砖混结构房，好多没有地下室，小区内有一排排的小房子，内有菜窖，以便居民储藏杂物、越冬的蔬菜，也就是大白菜、萝卜土豆之类。我们居住的是爱人单位分的房，当时的新小区——位于城北袁家庄村的安居小区，六层高的浇筑房，带有地下室，因而我没有享用过羡慕已久的小房子。

彼时的安居在城区是最大的小区，拥有17幢楼，近千户人家，据说是省优还是部优工程，好多居民因居住安居而自豪。小区内楼间距宽，绿环面积大，且园林建筑别致。分房的时候院子里的园林已初具规模，只是树苗尚小，人也稀少，私家车少之又少，院子里空旷得很，因此也愈发显得院中央的广场大而又大。我家住四层，厨房朝北。一日三餐事必躬亲，每每操劳一番后便会透过大大的厨房窗户向北而望，极目远眺，窗外是一望无际的田野，通往方山、临县的大路上车辆川流不息。此时困顿于单元楼内鸽子房的心便会瞬间插上翅膀，遨游城北旷野！

一堵高高长长的围墙把小区与外界隔绝，小区内与小区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出了小区大门，通往外界的交通极不便利，路面其实就不能称之为路面，坑坑洼洼、歪歪扭扭、高低不平。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路——现在的新华北街上，窗井密布，井盖无踪影，深深的井口让多少家长心悬嗓子眼……晴天尘土飞扬，曾记得外出买菜路遇车辆必将塑料袋套在头上；雨天路面积水成小河，深处大人抱着小孩跳跃，浅处蹑水前行；雪天更是让人无从下脚，唯一的一辆3路公交车常常令人望眼欲穿。购物更是难上难，附近没有一个像样的超市。

不知不觉，仿佛一夜之间高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我的北窗风景消失得无影无踪，目之所及除了高楼还是高楼。电梯房成了香饽饽。单位集资房、年轻人买婚房、住老房子的置换新房……高层都是首选。高层时尚，设计理念新颖，环境优雅，档次高，好多老小区的住户都陆续续买了新高层，搬离了老小区。留守老小区的多是中老年人、经济条件相对差一些的打工一族，还有租房的。新高层越来越高，越建越好，老旧小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老旧，在飞速发展的城市建设中显得很协调。

老旧小区改造势在必行。近两年市政府、区政府全力以赴，全面彻底改造老旧小区。常年的风吹日晒雨淋，人为的磕碰磨损，年久失修，老旧小区的外立面斑驳褪色，破败不堪。外修保温工程实施后，老房子不但恒温了好多，崭新统一的肤色让老房子刹那间颜值飙升。紧接着地下管网换新，小区园林重新规划设计施工，车位统一规划，垃圾桶都各就各位，出入小区人脸识别，密密麻麻盘旋于楼道内、外墙上没有蜘蛛网的各种网线、电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漂亮线管。老旧小区一改以往脏、乱、差的形象，面貌焕然一新。居民的满意感爆棚，幸福感倍增，老旧小区本就在城区各个成熟商圈重要地段，改造后陡然升值。

如今，新高层与改造后的老旧小区各具特色，相映成辉。走进城区，一幢幢摩天高楼巍然挺立，一簇簇低层小区别具特色，视觉上没有高层林立、遮天蔽日的拥挤窒息感，也没有低层的老旧落后感。改造后的老旧小区新颖、别致，温馨、舒适更接地气。



李够梅 摄

三川河

你好微型诗

春天的故事
春暖花开时节 每个花蕾
都会开出一个故事 它们
都是春天里的故事

滑翔
多半辈子 喜欢将灵魂
捆绑在文字上滑翔 即使
轨道变形 初衷不忘

诗是藤
诗不老 我亦不老
诗年轻 我亦年轻
诗是藤 我是叶子

雨天
至今不能明白 你是
如何自己把自己浇透的
从头到脚 那样彻底

潦草人生
住草房 做草民
煎草药 写草书
潦潦草草 即是一生

品味
这些年 既品尝过洒满
孜然的烤全羊 也品味过
超37度高温的烤全羊

浮木
滔滔黄河 一只蝴蝶
落在浮木上 漂流而下
它想到壶口瀑布转转

杂蒙
小巧粉白杂蒙花，
粘染荒坡可见它。
籽粒落地就生根，
抗旱防涝耐霜打。
貌不艳丽根茎短，
慈禧老佛膝后夸。
餐桌调味一佳品，
老少皆宜香万家。

庙会
苍穹飘着乱铃声，
殿宇坐着诸位神。
四月十八庙会日，
云中舞台戏迷涌。
吹拉弹唱扣心弦，
生旦净末演艺精。
天上人间同一曲，
盛世歌颂太平。

姥爷与外孙的话题

□ 李峰

就做出回家的决定。是啊，孩子们从小就应该培养成这种品格，能听进去话，长大了，才能善于听取别人的谏言、善意的劝导和忠告。现在，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这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很随意的一种表达，而是一个政治要求。回过头来看，好多的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原因有很多，根本的就是不听话。孩子不听话要挨屁股，一个成年人不听话，就要受到惩罚。多么通俗易懂，但就是做不到，做不好的。记得，我在担任汾阳市广播电视台台长期间，曾多次对一些文字功夫好，拍摄技术佳的同志，多向中央台、省台的首席记者、首席摄像学习，多动笔，多研究拍摄技术，多撰写一些业务论文，并在有关报刊发表。有的同志听进去了，就评上了中、高级职称，有的还提拔到领导岗位；有的同志却不以为然，自以为是，到评职称时，拿不出论文，到提拔时，群众不认可其业务和领导能力，不被推荐。“识人劝，吃好饭”，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机会，错过了，就很难再遇。这真的是一个人的修养和品格问题。

每天中午吃饭时，轩轩就坐在儿童餐椅里。一坐定，他就要对阿姨说：大妈做的饭真好吃，谢谢阿姨。大妈听了，马上就露出笑脸，急忙对轩轩

二〇二四年六月五日，又在西安见到了分别一个月的小外孙轩轩。转眼间，他都快两岁了，牙齿长出了很多，个子也长高了，跑起路来，风风火火的。多么像一只快要飞出鸟巢的小鸟，那么阳光、可爱。

去冬过春节的时候，轩轩姥姥问：轩轩，你姥爷每天干什么？轩轩就笑着回答：浇花、拖地、做饭。说得很流利，我听了很受用，像被狠狠地肯定了一次。这次来到西安后，每天中午吃饭时，我要饮一点白酒，他姥姥又问他：你姥爷每天干什么？这次轩轩的回答是：喝酒、浇花、拖地、做饭。我开始惊讶他组织语言的能力。他才不到两岁，就能如此快速地，在一个句子里巧妙地增加新的词语，这是我不曾敢想的。事实上，我每天除了喝酒、浇花、拖地、做饭外，我还买菜、买水果、隔三岔五也给他买蛋糕，这些，他为什么就没加进去呢？而只在最前面，加了个“喝酒”。他能在众多的项目里，选择出最主要的，而且，放在最主要的位置，来添加进去。这说明，他已经有了取舍的意识，能在主要和次要之间，按照自己的判断，进行选择与添加。这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勇气，这比孩子喜欢吃这不吃那，跑路快慢，要更让我欢喜。之后，如果我戒了酒，他是不是，也会及时，把那个句子中的“喝酒”，自觉地删除掉呢？但愿我能戒了酒，他能及时在组织语言时，把“喝酒”，也删掉。

小区门口的马路对面，有老太太摆出一个供孩子们“钓鱼”玩的塑料水箱，形状就像个皮筏子，是用气吹起来的，里边放进了一些水，水里有塑料做

说：不用谢，宝宝多吃就行。有时候，轩轩看到阿姨站着，也会说：大妈坐下吃。他才两岁，就懂得尊重人，懂得感恩，这让我非常喜欢。有时候，与他玩皮球，他把皮球扔到餐桌底下，我趴到地上，给他取出皮球，递给他时，他也会说：谢谢。我不敢说，这就是教养。只能说，是他的天赋。因为，他才两岁，大人们并没有一本正经地，教过他这些感恩感谢的话语。只是在春节时，有长辈给他发个红包时，我们会对他说：快说谢谢。仅此而已，何况，他才过了两个春节。我觉得，也有可能是那些儿童书里，学到的。我想说的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是多么值得人尊重，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是多么的让人喜欢。而恰恰就是这么个基本的做人品德、品格，现在真的是很淡薄、缺失了。这让我想到了孔融七岁让梨的故事。那是我们小学时期，老师就不厌其烦地讲的。当然，这不是一个感恩感谢的故事，我指的是从小培养的一种良好品德。的确，现在的教育问题，已经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是个百年大计。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灵魂塑造与传授知识，同样重要。而目前，我们教育上的德育教育状况，的确令人担忧。活在社会上，就连“谢谢”两个字，也不会说的人，你还指望这种人感谢党、感谢人民、感谢祖国吗？

一生中，总会有很多的话题，值得思考，值得探讨。话题引出的方式也有很多，比如，一滴水，一壶茶，一杯酒，都可以引出很多人生的思考。从我的小小外孙轩轩的身上，我在思考着生活、学习、艺术、命运，这让我的老年生活，充满了乐趣和快乐。